

空洞化

阿里·阿里奇

美国中等收入阶层正在不断萎缩，或晋身高收入阶层，或跌落低收入阶层

在美国，税前家庭实际收入处于全美中位数的 50% 至 150% 之间的中等收入阶层正在不断萎缩。1970—2014 年美国中等收入家庭数量占全美家庭总数的比例下降了 11 个百分点，从 58% 下降到 47%。也就是说，美国收入分配正在两极化，即空洞化，中等收入家庭要么变得更富裕了，要么变得更贫穷了（见图 1）。

1970—2000 年，这种两极化主要是向有利的方向发展，因为升至高收入阶层的家庭（实际收入或扣除通胀因素后的收入高于中位数的 150%）比跌入低收入阶层（实际收入低于中位数的 50%）的家庭要多。但是，自 2000 年以来，情况完全逆转。跌入低收入阶层的家庭比升至高收入阶层的家庭要多。

跌入低收入阶层对家庭造成了不利影响，特别是在平均实际收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的情况下。近年来，空洞化阻碍了消费，从而损害了经济，因为消费是美国的主要增长引擎。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美

国更低的消费也给它的贸易伙伴带来了损害，同时还影响了其他许多通过全球生产链和金融链而与美国经济有间接联系的国家。

中等收入阶层的发展趋势

强有力的经济需要强劲的消费和投资拉动，才能运转良好。低收入家庭消费能力有限，储蓄很少。虽然高收入家庭储蓄很多，但相对于其收入来说，消费得太少。中等收入阶层才是社会消费及储蓄的主力军。在美国，中等收入阶层不仅占消费的大头，也提供了大部分的人力资本，还拥有大多数有形资产，比如房屋和轿车。因此，中等收入阶层的萎缩损害了经济。

1970 年以来，发生变化的中等收入家庭数量占美国家庭总数的 11 个百分点，这些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经济的发展；因为其中有一半左右的家庭升至高收入阶层，而另一半则跌入低收入阶层。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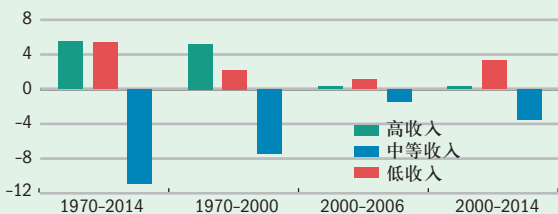


图1

空洞化

1970年以来，美国中等收入家庭所占份额一直在萎缩。

(收入阶层的份额变化，占家庭数量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当前人口调查》。

注：中等收入家庭是指根据家庭规模调整的年收入位于全美中位数的50%至150%之间的家庭。位于该区间之上的属于高收入家庭，位于该区间之下的属于低收入家庭。

自世纪之交以来，变化的长期趋势显示出恶化的迹象。尽管1970年至2000年间大多数家庭从中等收入阶层升入了高收入阶层，但2000年以来，仅有0.25%的家庭升入高收入阶层，而跌入低收入阶层的家庭则有3.25%。

收入群体的收入份额代表着其在整个经济中的相对权重。在上述期间，中等收入阶层日益空洞化，其在全美总收入中的份额正在萎缩。1970年，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占美国总收入的比例为47%左右，而2014年则为35%。中等收入家庭收入减少的份额与高收入家庭收入增加的份额大致相当。而低收入家庭收入份额在整个期间保持不变，占全美总收入的5%左右。近年来的工资低增长也是造成这些趋势的原因之一，工资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复苏缓慢，同时还因为人们没有变换工作(Danninger, 2016)。

不平等与两极化

尽管经济学家对收入不平等不断扩大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收入两极化现象还没有引起广泛关注。收入两极化是衡量收入从收入分配的中部向两极移动的程度。收入不平等是衡量收入分配两极之间收入差异的大小，即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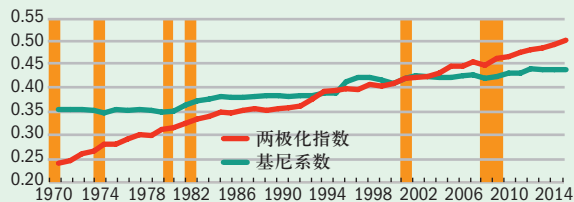
收入不平等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基尼系数是测算家庭收入分配的统计离差。而用来衡量收入两极化的类似指数远没有基尼系数那样广为人知。这种两极化指数主要是估算那些收入靠近分配两极的家庭的相对比重。两极化指数数值在0到1之间。当所有家庭收入都相同时，该指数为0。当收入向两极靠近的家庭数量增加时，指数也将增大。如果一些家庭没有收入，而其余家庭收入相同(非0)，则指数为1。图2显示，对基尼系数和两极化指数进行比较的结果表明，1970年以来收入两极化比不平等程度增长更快。而且，2000年以来，基尼系数基本保持稳定，而两极化指数则持续增长，这表明近年来在社会和经济上，

图2

快速两极化

尽管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已趋于稳定，但美国的收入两极化程度在持续上升。

(基尼系数和两极化指数数值)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当前人口调查》；以及作者的计算。

注：基尼系数是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衡量指标。基尼系数为0时，每个家庭收入相同。两极化指数是收入从中等向两极移动的衡量指标。所有家庭收入相同时，该指标为0；一些家庭没有收入，而其余家庭收入相同(非0)时，该指标为1。收入数据根据家庭规模调整。阴影区域表示经济衰退。

中等收入阶层的空洞化可能比收入不平等甚至更加令人担忧。

广泛空洞化

虽然我们定义中等收入阶层的家庭实际收入位于全美中位数的50%到150%之间，但实际上对于中等收入阶层的构成并没有普遍认同的定义。我们的研究显示，中等收入阶层空洞化现象在其他合理假设下仍会出现：假设以全美收入中位数为基准设定中等收入阶层收入的上下限，如全美收入中位数的60%至225%，或75%至125%。

我们采用中等收入阶层的相对定义，其中每年的家庭收入以该年全美收入中位数为基准进行比较。还可以用绝对美元工资临界值来定义中等收入阶层，这就不需要收入中位数。用绝对数值定义的统计结果也显示出了类似的空洞化趋势。

此外，如果排除收入分配上收入最高的1%家庭，或者不区分年龄、种族、教育程度来估算，其结果都类似：过去40年来，收入两极化程度大幅上升。唯一的例外是户主为女性地家庭；1970年以来，这类家庭的收入两极化程度下降，但最近几年也呈现出上升趋势。

拖累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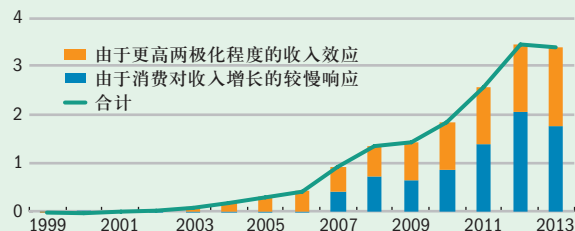
最近，向收入分配低端移动的家庭过多，这可能产生负面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向下移动也可能被视为不公平，这也理所当然。

两极化还可能对总体经济造成严重后果。1998年以来，大部分的两极化表现为中等收入家庭成为低收入阶层。对总体经济而言，这种向下移动减少了收入，导致消费损失。根据估算，1999—2013年两极化已造成相当于半年

图3
损失一年

1999年以来，收入两极化与消费对收入增长响应下降，这两者的联合效应已使消费减少了相当于全美国一年的消费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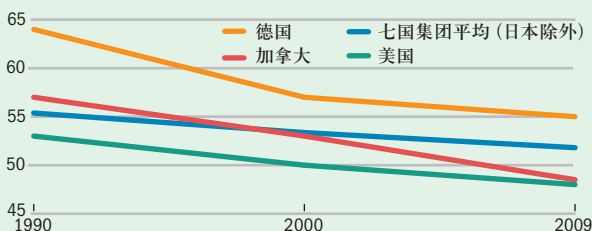
(消费损失，百分点)



资料来源：密歇根大学，收入动态专门小组研究；以及作者的计算。

图4
两极分化

美国之外其他发达经济体的中等收入阶层正在空洞化。
(收入位于中位数的75%到150%之间的人口百分比)



资料来源：Bigot等人(2012)。

注：七国集团是指七个发达经济体集团：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和美国。七国集团合计数据中不包括日本。

消费增长的损失，总消费因此累计损失了1.75个百分点(见图3)。

雪上加霜的是，最近的证据表明，所有家庭类似的收入增长并不能带来消费的同增长，而在不久之前，收入增长通常会引发消费增长。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就是，尽管经济学家预测多数低收入家庭会随着收入增长而增加消费，但经济的消费边际倾向已降低。这对消费施加了更多的下行压力。1999年至2013年间，消费对收入增长的响应较慢，而由此造成的总消费损失估计也有1.75个百分点，相当于另一个半年期的消费增长。

我们只能假设造成两极化程度上升的原因，及其对总体经济的不利影响。其中一些涉及税收和移民政策。技术进步、工会化程度下降以及经济衰退也可能是影响因素。有必要对这些方面以及其他可能的原因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理解造成收入两极化的原因，能够帮助当局制定政策，以突破这一困境，让大多数人看到自己的生活水平一直在提高，也有利于处理向收入分配低端极化所带来的社会及经济影响。

全球现象

尽管本文专注于美国的收入两极化，但是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空洞化现象(见图4)。例如，在加拿大和德国，近几十年来两极化现象似乎比美国更突出，而在法国、意大利、英国等国家，两极化现象则已减速或减轻(Bigot等人, 2012)。

有关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数据很少，但世界银行会定期计算很多国家的两极化指数，其结果也显示空洞化一直在上升。例如，IMF(2006)使用世界银行数据的研究发现，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前十年中期，所分析的九个亚洲国家中有八个的两极化程度呈上升趋势。其中，两极化指数上升幅度最大的是中国，最小的是斯里兰

卡。在此期间，只有泰国的两极化指数出现下降。

其他国家也出现了空洞化现象。

我们研究的美国的数据截止到2014年。但最近公布的收入数据显示，2015年家庭收入中位数大幅增长5.25%，贫困率下降，这令人印象深刻。但是，这一优异表现不可能持续到2016年。首先，大部分的收入增长是非劳动所得，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平价医保法案”而直接和间接获得的更多补贴，该法案增加了健康保险的可获得性。这些政策导致了一次性的收入猛增，但除非政策变化，否则这些收入增加不可能持续。其次，2015年新增就业可观。但随着美国经济接近满负荷运转，新增就业预计会减速。2016年上半年，按月付薪的新增就业较2015年已显著降低，平均实际工资增长也在减缓。■

阿里·阿里奇(Ali Alich)是IMF西半球部高级经济学家。

本文基于2016年IMF工作论文16/121“Income Polar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Ali Alich、Kory Kantenga和Juan Solé著。

参考文献：

Bigot, Régis, Patricia Crouette, Jörg Muller, and Guillaume Osier, 2012, “The Middle Classes in Europe: Evidence from the LIS Data,” LIS Working Paper Series 580 (Luxembourg Income Study).

Danninger, Stephan, 2016, “What’s Up with U.S. Wage Growth and Job Mobility?” IMF Working Paper 16/122 (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2006, “Rising Inequality and Polarization in Asia,” in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 Asia and Pacific* (Washington, September).